

思往事愁如織

(本文插圖刊第4頁)

沉痛談學生靜坐運動

●王作榮(國立台灣大學教授)

師生玩弄語意遊戲

這幾天，爲了國大代表擴權及要錢的事，各校學生臨時起意串聯起來，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示威，向政府當局提出四項要求：(一)解散國會，(二)廢除臨時條款，(三)召開國是會議，(四)提出改革時間表。在靜坐一夜之後，少數學生並發起絕食運動，還要求與李登輝總統及李煥閣探對話，完全是一幅天安門模式。

在學生靜坐示威時，少數幾個學校的部分年輕教授也到現場參加，並宣布要將學生帶至現場舉行「民主教育週」，實際上即是教授宣布罷課或罷教。所謂民主教育週不過在玩語意上的遊戲，是一種非常不誠實的做法，政客如此，猶不可原諒，何況是爲人師表的教授，以這樣的教授教出來的學生，將來會將社會歪曲到什麼樣的程度。

在我高中時代的學生罷課遊行示威，訴求的主旨是在抗議政府不抗日，受日本人的侵略，政府一味退讓，覺得政府窩囊無能，要以罷課遊行示威來逼迫政府對日本宣戰，與日本人打一仗。這在當時稱爲愛國運動，領頭的學生都是愛國英雄。這些領頭的學生在學校以有組織的力量逼迫所有的學生都要參加，否則便是不愛國，不愛國就

是冷血動物，就是漢奸，就爲同學們所不齒，在學校就難以做人立足。因此無論願意與否，學生都要一體參加，外面人看起來，聲勢浩大，其實很大一部分是裹脅而來。社會人士不明內幕，通常總是給予這種學生運動以正面肯定，鼓勵有加，更使這種運動如火如荼，全國大串連，佔據機關，打傷高級官員，侮辱元首，甚至自己開動火車，無法無天，而政府莫奈之何。當時提出的主張，是要政府立即宣布與日本人打仗，否則便是無能，通敵，親日派，出賣國家民族的罪人，應該被打倒。

誤國誤民令人痛恨

那麼，政府不是無能、通敵，不抗日呢？完全與事實相反。那時中國既窮又弱，日本人宣稱三個月便可以亡中國，事實亦相距不遠，所以不能立即與日本人開戰，開戰必敗，自取滅亡。政府的策略是一方面對日本人委曲求全，爭取時間，好多作準備；另一方面積極建立國防工業，修築戰略運輸與電訊系統，嚴格訓練軍官士兵，組訓民兵，實施兵役制度，在大後方建立作戰根據地，並在外交上尋求奧援。所有這些都在秘密進行，都不能爲日本人知道，因爲一旦知道，日本人便會提前進攻，而我們因準備未成熟，犧牲必

大。但是那些「愛國學生」不察，天天逼著政府攤牌，而政府又不能說出來，有難言之苦，這實際上是在幫日本人的大忙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，終於爆發了全面戰爭。這一方面是日本人知道我國在作戰爭準備，及早進攻；另一方面，我政府在學生及輿論壓力之下，不得不提前應戰。這對我而言，是一個早熟的戰爭，犧牲慘重，差一點亡國。如果再忍耐三年，國內外情勢完全不一樣，也許我們可以不戰而勝。「愛國學生」之誤國，實令人痛恨。

被人用作奪權工具

中共佔領大陸後，過去秘密文件公開，所有當時的學生愛國運動都是由中共所策劃主使的，所有學生運動的經費，除小部分是人民捐款外，也是中共供給。因爲祇有在與日本人作戰及全國大混亂中，中共才有一線生機，才有奪取政權的希望。中共的目的是完全達到了，所有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，除了中共埋伏的職業學生外，全部都成了中共利用的工具。其結果是中國犧牲了幾千萬人命，所有繁華地區全部爲日本人所佔領，財產損失難以估計，中共取得政權後，到現在大陸

人民還在痛苦生活中，學生之愚蠢無知與受人利用，代價不可謂不慘重。但在當時，學生都洋洋自得，自詡為愛國者，誰要指出內幕或不表同情，誰就是漢奸國賊，落伍分子。這些學生認為愛國還能自強，愛國就是真理正義的化身，誰敢說個不字。以上敘述，讀者祇要一查中共現在所公開的文獻，及當時學生運動的記載，便可證明。至於大陸撤守前的第二次學生運動，由於篇幅限制，不再敘述，祇指出也是中共為奪取政權所主使策劃的，也有中共文獻證明。

却說堂皇正大訴求

現在回到這次學生靜坐或者學生運動上。一如過去大陸的學生運動，訴求的主旨都是堂皇正大，令全社會同情，令任何人都難以駁斥。他們的主旨是要民主，要改革，要除去那些資深民代。試想誰敢對這些主張說個不字。他們自認是純潔的，自發的，沒有受任何人利用，不與任何政黨掛鉤，不接受任何人的津貼，試想誰又敢說個不字。但是仔細的想一想，動員這麼龐大的人力，要持續多少日，誰負擔這筆鉅額費用呢？他們的訴求不就是某些個人與政黨的訴求嗎？他們在總統選舉前幾日發動這一運動，照他們提出的條件，不就是要使總統選不出來嗎？現在距離總統的合法任期只有二個月，照他們提出的條件，無論採取任何合法或不合法的途徑，都不能在二個月之內選出一個總統，那麼到時便是國家無合法元首，羣龍無首，羣雄並起，大家在混水中摸魚，一如中共當年趁對日抗戰的混水摸魚一樣，

但是臺灣禁得起混水中一摸嗎？臺灣不是大陸，大陸是一隻不沉的巨艦，臺灣只是大海中隨時可翻覆的小舟，禁不起在混水中一攪和。

三等國民豈能理解

李登輝總統既為一國領袖，在其新就任時，必然會有一套改革的計畫，也會有決心去執行，只是還未當選，自不能就公佈而已。一如當年蔣中正委員長對日作戰的決心，比那些空喊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的「愛國學生」不知要堅強多少倍；蔣委員長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計畫又不知要比那些「愛國學生」手拿國旗（那時不作與頭纏白布，這在大陸被認為是非常粗俗的動作，大學生有一定格調，不做這種事），到處貼標語的「打倒」計畫高明幾千萬倍，不然抗戰不會堅持八年；不然，不會得到最後勝利；不然臺灣現在還在受日本人統治，臺灣人民還在過三等國民生活。我相信李總統的決心也比現在的這些愛國學生要堅強的多，其改革計畫也要周全細密的多。

陰謀弄翻此葉扁舟

李總統係繼承蔣經國先生的任期，也必須繼承經國先生所遺留的人事與一切包袱，同時還要利用這一段期間整合權力，調適意見。他的作為要從他自己的任期開始。卸包袱也要有技巧與一定的速度，無技巧的卸，加速度的卸，都會引起混亂，都會弄翻這一葉扁舟。不要以為臺灣有多偉大，只不過是巨艦旁的一隻小艇而已，禁不起翻騰的，掌舵的人必須謹慎小心，面面都要照顧到，每一細節都不能疏忽，因為這隻小舟實在太

小了。再說，國家有國家的體制，政治有政治的倫理，不是辦家家酒，不是玩兒童遊戲，說不要誰，就不要誰，愛怎麼做，就怎麼做。

為什麼不稍作等待

那麼，為什麼不讓這次的選舉平安的過去，為什麼不給掌舵人以稍多的時間、技巧的、有步驟及一定速度的去卸掉包袱，而硬要阻礙選舉的進行，硬要造成國無元首的境地，硬要製造一個混亂局面去讓別人摸魚，而本身則隨著混亂同歸於盡，一如當年大陸丟掉後的結果。五月總統就職，從就職日算起，看看三個月有無令人滿意的做法，假如沒有，那時再來罷課遊行示威，打倒總統府，也不算遲。而且我一定參加行列，老當益壯，身先士卒，為臺灣打開一條民主之路。這次事件係由國代擴張要錢而引起，要錢只是令人嫌惡，無關大局，擴張則尚停留在審查通過的階段，以後被推翻的可能性很大，即使不推翻，日後在法律與行政上救濟的程序多得很，例如請大法官解釋整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違憲就是一條出路，為什麼不稍作等待，一定要在選舉前來鬧這麼一下，則其目的究竟何在。

當然，我寫這篇文章的對象只限於那些純潔無邪，真正愛國愛鄉的學生，而不是職業學生。對職業學生而言，阻止總統選舉的順利完成，搞垮現在的政府，搞亂現在的局面，好讓他們背後的主使者混水摸魚，達到奪權目的，正是他們的任務，自不能通用。

（摘自工商時報、民七十九年三月二十日）